

程

臨川文選 章柳州集目錄

卷之二

奏議

重守令之權

重錢法疏

通流兩樞議

不宜數用火罷疏

用兵扼險議

富強篇

財之一

財之二

財之三

財之四

財之五

兵之一

兵之二

兵之三

兵之四

兵情

兵餉

漕運之一

漕運之二

均輸

臨川文選

章柳州集卷之二

臨川章世純大力著

燕山劉玉瓚黃中選

男

允元居一

參較

允升樹駿

奏議

重守令之權

夫土廣則富人衆則強今以天下之大方制萬里而日苦于貧以生齒之繁戶口之衆而日苦於弱蓋臣策士建言日廣而迄無成功將求他奇道而又未知所出以愚觀之言而不能行者殆未知任事之臣之所在也行之而無富強之效者殆未知求之權重也今試從而察之財與力之所出爲生于

官乎爲生於民乎財力出於民求富強必於民也明矣而求民之富強又必於守令明矣守令者任事之人也稱之爲守固爲國守土地人民也而更索乎夫重守令亦常談耳而不同者重之而督切之此異時事也重之而尊寵之則今日之言也今之郡守無能如漢之以武顯者非必其人之不足以興功而其人之權不足以興功也權不足以成事而以爲人不足以成事過矣權失而職失職失而人之才能沒而不見夫人有才智皆先以自衛其死今爲守令者賊至而止有一死不死于賊亦死于法終無能立功者是必有難以立功者耶不可不察也且夫權者成事之主而強之本也權之多寡成事之多寡也權之大小成事之大小也權之分數強之分

痛言權守

數也故如是勢需如是權如是權行如是事如是事程如是功如是功責如是罪故權勢功罪四者相準也今自上而下

言無權

誰爲權重之所在者言者不得行行者不得專相牽相制此以持平守安則善而欲以持平之權行濟變之事成濟變之功未之有也其在他職猶受成之官也守實獨爲任事之人而亦可使以空銜居職乎今之郡守獨自爲守耳幕僚而上聽于所遭六曹之掾以貨而至悉不可得而擇所用皆非已之體至於錢穀止爲經由之地兵則別有主者而無衛無所者亦衆守之所得爲者安在乎此其本分之權有所不足者然也以爲督察縣令則又有督察之者撫院監牧並臨于上咨而後行而下之甲科縣令每爲兩衙門又不得不以異日

之勢相畏。宦族豪家。又群起而撓之。此其本分之權奪于外者。然也是以居其位者。奉行文書。苟且待遷而已。有數年而去。而士民不知為誰。何者。蓋無守之權。即無守之事。無守之事。即如無守。無守矣。又何以禦賊與。乎。為今之計。當先于三輔沿邊濱賊之地。精擇才智膽勇之人。為守。舉異時方鎮之權。分使任之。而要在省其監制。少其地。而重其權。如漢時郡守。謂之郡將。一郡之兵。得以自練。一郡之財。得以自用。辟舉。得以自由。勢宦。得以糾舉。章奏。得以自達。六曹。得以自擇。所責成者。不唯其事。唯其功用之如効。終身不易。不以小得失動移。夫莫為之制。則無與分功。亦無與分罪矣。不立之定法。則法無不可立矣。兵使自將。則能通兵民而酌矣。財使自

此第一層

制。則可合源流而計矣。人使自辟。得則其一體之人。失則無所委咎矣。章奏。得自達。勢宦。得糾舉。則無敢閉撓之矣。不唯其事。唯其功。不得自覆。其短矣。可終身任之。則利害歸其身。無所容其苟且之意矣。不輕以人言動移。則敢行其斷。而必成功矣。如是而法必行。而人必用。驅之所往。無不如志。而况令之自衛。其父母妻子田業貲產乎。君權得。天下強。守權得。一國強。求強而求之。權必無不得矣。能操民者。即郡守之強也。能操郡守者。即天子之強也。權如臂。有力強。如可與人閉也。漢世。非獨守得用人也。令亦自用人。考城令王渙。辟仇香為主簿。是也。非獨守得生殺也。令亦專生殺。待中犯法。何並斷其頭。是也。蓋控制數百里。非重權。彈壓之不可耳。守令已

然矣而所謂邊將者亦分之兵與地使之以兵兼農而皆著
 於上其權亦適與郡守等相與持衡而不得恣則一武守而
 已而可無叛將潰兵之事蓋適與之以制也夫權非武也而
 武所以立郡守尊非強也而強所自生諸侯各為守而戴天
 子其上普天之下尺寸之土皆為銅城鉄壁王有上帝之尊
 而國有泰山之安必不敢過郡而掠內地賊必不得橫數
 千里之外也明矣今郡縣易危而宣慰土司難動此明徵也
 郡縣易危官先易危也土司難動官先難動也天下事患其
 濶濶而難制也地大而貧正以其大也民衆而弱正以其衆
 也不相及不為用也今守馭民而天子與二三大臣但相與
 持度量以馭守略去庶官而惟守之求自天子至民相操在

三節之間逼近相索與用兵之法略同其節短而其勢險亦
 取行之最捷者矣見權非守令不可自守而外勢小者不足以有為而太大者
 又恐其難制司察舉者即非作行之任而與民隔者亦無相
 便之能將兵者不能通兵民以酌而暫戍者亦不能合常變
 而載一旦之權不足以集事而獨重之權又足以生奸雖聖
 人復起與之策今日之事必以重守權之為得也証之、以、歷觀往古
 三代以後莫強於漢而唐宋為弱漢所以強者獨以守權得
 也唐宋所以弱者亦獨以守權失也守權失而兵將橫藩鎮
 遂以亡唐守權失而兵將不能橫亦以亡宋蓋因于封
 建之後者猶有封建之意而因於郡守之後者并失郡守之
 初耳然唐之初年刺史持節而宋之初年太守得自奏事而

大郡指揮數十。迨權奪於牧鎮憲司。而後藩口之禍慘。則其始所以治安者。又豈無故哉。夫聖人之治天下也。有經有權。重郡侯者。古聖人治世之經也。而因變而重郡侯者。即今日救急之權也。臣所言者。制勢之道。而非小小補救之法。其效在數年之後。而為之在數年之前。失今不為之。經制臨急復出於苟且。一方有警。而四方徵兵。賊內熾則外調邊兵。外騁又內集。勤王之兵。天子之權不散。寄之天下。急而盡付之○勝○朝○有○債○帥○有○橫○帥○都○寫○盡○矣○一二將帥。莫有相衡相制者。而所聚所徵之兵。居者為河上之逍遙行者。為沿途之騷擾。外畏敵而內侮主。臣恐天下大禍不在賊與。而在叛將潰兵。有後五代之憂也。夫獨兵之勢可畏。而民兵為一者。可安常而不可為亂也。獨一二將帥

可畏。而郡○恐○有○守○權○不○重○之○慮○故○又○疏○明○為守者可相維。而亦可相制也。詩曰。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師百姓是也。大邦今郡侯是也。詩固未常更言將帥也。

看出郡縣封建是一非二。自能有此層層複疊之文。

重錢法疏代

題爲大重錢法以通加派之窮以舉君權事職聞人君有二
大權爵祿以用士大夫金錢以用庶人所以使將死鼓士死
列竭身盡命而爲人主立功名者二者爲之驅也爵祿錢幣
旣爲君權則當使之重不當使之輕也明矣而其輕重亦君
權使之非有一定之數不可加減也故三幣之用相權也以
金權錢者錢太賤則散金以收錢而使之貴錢太貴則散錢
以收金而使之賤上之所取卽爲民之所重其所置卽爲民
之所輕此人君之權所以能變化萬物而持天下有餘不足
之數也今日之患在以銀傾錢而錢失分也銀得以傾錢而
錢失分者在上之人急於取銀而緩置錢也鑛禁不弛而銀

無源又舉天下而運之於北自北而散入于邊絕少復于南者此雖江海亦應竭也其勢本少而上又獨取銀以昂之上取銀則銀日重銀雖重以謂于數而不能多取銀不取錢則錢日輕錢可多又謂于分而不能重是一以數少一以分少始兩受其乏矣今南錢十五文而抵銀一分是百五十萬而止當百萬折五十萬也北錢本周之母錢宋之當二錢也而一文止爲一文無子錢以爲之地是二百萬而止爲百萬也錢之用多於銀百倍錢一減分而所折天下之財亦百倍矣此非急救錢之輕不可救錢之輕不在多鑄愈多愈輕耳法在使之通而因使之重道在先之于取而已夫錢可一朝而重也智者因時而利導之今加餉二百八十萬此額外也民

且不堪莫若於此等之征一切置銀而取錢凡錢十文當銀一分而北錢則以五當十雜徵雜散南亦行母錢北亦行子錢既以取錢而錢重又以通流得少而勢愈重一反掌間南錢加數伍分而北錢加數幾倍上得多下亦得多名爲取之而實與之名爲加徵實但謂之重錢法耳錢法既平上下俱在有餘之地土不窮於取下不窮於供而錢可以數舉又重而難運將使貧吏無所得火耗而盜口遊民無所得輕資利重民而窘輕民法孰過於此於是焉擅山而鑄則又無窮之源也夫宋乏錢而用鈔此難爲也今乏銀而用錢此豈難爲也哉而錢雖銅質不以質行加之年號卽爲君權重輕不聽於民而有操縱之術以馭之使其重其輕制之在我乃見人

主之勢此皆爲自有其權之事而錢既足矣有以用人驅之戰則力驅之守則固舉天下唯吾所爲而無不如意此則君權之至足也。職此說得之職友章世純今國子監學正稽古之士究心時務所論著錢屯鹽漕戰守等事其說皆歸之君權卓然成一家言於錢利弊尤極詳誠使其說得用庶於皇上不忍加派之意仰成不小故敢約略其旨百述以進伏乞勅下該部酌議施行職可勝激切待命之至

妙在取之而已一句柳州錢法言論最多此最簡練而又包舉無遺故獨存此篇

通流兩樞議

爲通流兩樞事切惟國家建立兩都並設六曹如左右手動相關切而相去二千四百餘里平時須二十餘日乃達自頃荒亂荐至旣已人烟稀少加之土寇縱橫道路艱澁往來迂回而報久不至有事在正月而三月尚不聞者有事在三月而五六月尚不聞者有傳聞久至而報久不至者有本無其事而刻單晏報者他項尚其次也至於軍機兵務動有關切此豈可遲可悞之事而可百日不聞半載不聞乎今寇口交訖雖非相約之事而未嘗不兩相因也卽寇中頭目人各一心散去掠食非相約之事而亦未嘗不兩相因也我之楚豫秦蜀邊疆腹裏卽非相及之勢而事卽未嘗不兩相關也

以天下相爲首尾則鎮與鎮撫與撫皆欲其相通相應如左右手鎮撫巡道省直相通相應如左右手則南樞與北樞尤當令其相通相應如左右手比之于身五臟之意志魂魄相聚爲心而後手足指臂相動而爲用此必然之理也察火牌之設原爲本部及沿邊沿海總督鎮巡衙門飛報聲息爪探賊情之用一鎮有警傳報隣鎮一省被兵傳報隣省中與外南與北皆用以相通若部省直盡爲相應之勢則賊日爲在圍地之中矣伏乞勅下兵部自今賊信警之報聞於北者皆當移文關會南都馳騎往來絡繹不絕雖事在南而北得爲之計事在北而南亦得爲之謀不至手足相繆左畫圓而右又畫方左欲行而右又欲止不復相隨也再有請看火牌

勘合同爲郵驛之用均用夫馬而勘合以爲優禮火牌以通事情當視時俯仰方事之殷優禮爲緩事情爲急應靳之于彼而寬之于此火牌似宜較昔倍發以裕南部不時之用南服地里亦遙西抵楚北抵豫俱千數百里程但憑塘報往往不確火牌之用自不得惜也再有言者軍將之術飛耳長目故布置耳目嘗欲其廣差遣不足盡耳目之事也此外尚當加重於偵探而加意於舖遞夫偵探失情則所宜備者不備所宜止者不止所費豈徒千萬金已哉偵探得而動靜不失其時所省又豈徒千萬金已哉若間諜得實卽賞以千百金臣以爲猶至省也急遞舖之設載在兵部職掌十里一舖舖設之長其舖兵要路十名僻路五名四名于附近丁力田糧

二石者點充而設時晷以程緩急晝夜行三百里得急脚驢可更速而鳴鈴而行前者聞鈴即準備接遞各載時刻互相稽督失候者問罪既設司吏巡點而府州縣提調官嘗加簡點此本為傳遞急項公文而設但因上司文移信承差而不任鋪遞遂致以為長物以承差為可計日守回而承差遂重為郵驛之害要挾迫勒無所不至夫所言公公言之若加意鋪遞嚴程而卽厚恤之所費民間升斗而國已大收其利矣一有賊警鋪長得從所在自行發報以與差使相稽相程以報之實否與到之蚤晚為功賞是亦多得一耳目之事也

晉都之官僅退院僧耳而燕雀嬉恬尤可悲笑故欲火牌已下四條為警枕圓木之用用意如此已可悲矣

不宜數用火器疏

臣聞動陽靜陰凡動生火物之理也旱火之甚者也詩曰旱魃為虐如暎如焚旱之為火也明矣夫五行之災熒惑最大水災澹下而火行則塞於太空萬物無所避其禍者故小民之積一火可盡天下之藏一旱可盡而因旱生荒因荒生兵因旱生疫因疫生死亡由此觀之火禍之極天下可無孑遺者也今災旱幾徧天下臣未知其所終非有平時之積而在兵亂之會○直是定○語○非○危○言○也○一年旱可抵十年旱向損有餘今虧之於不足之候也轉壑填溝賣妻鬻子而易一飽者近在畿甸之間如是數月臣恐其有所召必不能如是安靜無事也夫陰陽之事○微○矣○不可以力勝而可以類感動既生火當應以靜醫家降火而

不能責之於水今亦責之所反之時也而可復以火事召之乎夫兵固火也兵金也何以屬火火以動為道凡動屬火兩木相軋而火生其中兵動之尤者固火之尤者也故古人隱之而日耀德不觀兵以觀之之為動之也而今敢而玩之於禁地北極不動之所而可如是擾之乎古人以燔灼烹飪之過為致災之由此一燎之用耳靜而作之未有聲也猶過而生火而今聚千百砲鏡發而震之自蚤至晚震聲不絕連雷駢電絡驛于空虛之中着紙窓而能鳴必瓦石之皆動此與地震有以異乎無以異乎若五行之理不相感應先儒聖賢之說不為憑據則亦已矣若五行必相感應聖賢之書必足憑據臣謂旱必日甚决無有可禳之理也而又豈獨旱不可

攘已哉極知習武為重然臣觀與切痛聞者非無習火器之人而對敵之時手忙脚亂砲皆委以與習砲之人降而為口用由此觀之不得制馭之法而唯求之於支節代所司任事亦祇為敵人練兵卒備器械而已矣

此種五行又在李尋劉向之外

用兵扼險議

時在天長上某官

今大兵從中州來賊必突而東走泗隔于淮外所慮在滁州至盱眙一帶盱眙抵舊縣來安出池河皆有徑路人所常往來者也急須徵兵扼各隘口強弩大砲以守之張疑耀幟以震之賊必不能飛越此地夫守城不如守隘所費有多少所全有大小也守城不能全於城之外守一城不能全他城今於數處扼之六合天長儀真楊州盡可高枕過此則平地豈易乎哉宜急爲之賊來如風遲無及矣且夫天長人心不固六合無城可恃此必難全者卽儀楊亦禱民在內保無不期而內應者故此四邑者當總圖之留都孝陵運道鹽商所關也過計何傷乎再泗守甚嚴不知守陵別有重兵否若陵無

重兵賊以一枝擬陵上泗兵不敢不救泗兵出而泗又危矣是兩敗也會慮及此否又有言者兵法圍師必缺此何可缺而使逸也若急與之戰死敵也致死偶必兩有所傷脫不必勝則大可慮矣獨宜以已破之地委之而四處立營寬爲之圍賊必聚于一所不敢散兵四掠無所得食旬月之間必大困矣鄙見如是以備參酌又兵法用虛聲言京浙之兵俱發亦可以左寇所之言出尊者之口易於傳也然南京淮安果當發兵以與西路相應賊不能舍馬登舟南京固不宜近守一城也且泗與臨淮阻淮與湖天長亦阻湖耳此皆當日建城之意天長雖小宋嘗用之以遏金必恃此耳今城西南皆草湖而涸能壅流入之使有漸車之水雖以萬兵來此未

易入也卑職言之不必行藉尊者片語若出已意然者可取必從耳是雖獨爲天長計然未始非爲儀楊也

守城不如守險天長阻湖皆兵家工於知地之言此真柳州真實經濟處

富彊篇

財之一

生財之數取予亦居其一。民安其鄉物止其所自爲自食易給也。加一取予而不給矣。取之近用之近易給也。加遠焉而不給矣。一取與而易給也。甲以輸乙至丙至丁而不給矣。取其所有易給也。取其所乏不給矣。古之井田後之屯田皆以無取無與而足者也。天子食於畿內諸侯自食其國與後留州之費皆取之。此用之此而足者也。米不行五百里之外此取之近用之近而足者也。義倉常平之類此平取平與而足者也。米賤取米錢賤取錢此取以有餘而足者也。出于民者至於君出於君者至於臣與民皆一出而止。此無展轉相輸

而足者也。故見為取之，或即與之，見為與之，或即取之。故錢輕而取錢，非取錢也。所以重錢也。粟輕而取粟，非取粟也。所以重粟也。什一而稅，取其十一，重其十九也。其賦之粟而業之以田，一與之為百，與之也。賦其祿而生其功，助之食而襄其事者，與少得也。故取粟得多，取錢得少，取錢得多，取銀得少。史曰：劉晏知取予。管子曰：見與之形，不見取之理。又曰：知與之為取者，政之寶也。嘗誦詩至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合之。兩我公曰：遂及我私之云。知古人用意之深，而取與之理精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蓋用井田，非能盡之事。人有生息數傳之後，一為十，井田畫之，何以分其子孫？是使相為離，過也。合閭族而離父子於義，何居？蓋井田之

設比於樣，田明用其力，不取其財之意，而固為取其心之道也。十一而賦，千里之畿，收百里之供，里五百五十畝，除零取整，十里五萬，百里五十萬，五十萬石之供，天子有餘養而求之地，不索於人，以有定與地，而并水旱在天者，以不定定之。斗食不能自藏，而又略不見上人之意，取予之迹，泯而恩愛之心，生蓋至是而知古人取人之事，如是其精也。後世唯不能得先王之意，遂不能變通先王之法，取云則取，明見其形，上見取之形，下亦不見拒之意，得財亦不盡詳，而得心之事，則固遠矣。取不適分，出者費多，入者得寡。田賦戶差，舍粟責銀，既其所無，銀重錢輕，取銀置錢，又責所乏。夫米價可長，銀無高下，既已失分一矣，而催科方急，賤棄五穀，貴取銀錢，此

其失分二矣。銀重取銀，銀愈加重，加重之數皆奪錢之數也。此其失分三矣。錢輕而用，置錢愈加輕，加輕之數皆損幣之數也。一取而四失分，以天下計，所損豈止數十萬乎？今與途之人言之，未有不能知其苦者，而獨難與上人言。如見怪焉，不知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則以幣與衣，銀錢相准亦復如是。此在古人為常所行之術，而人驚為剗說也。以此推之，取與之事，誠未易知矣。

只將井田作一榜樣，意欲只用本色，不用折色及兼用錢與布帛耳。雖然難言之矣。

財之二

生財之數，靜治居其一，專官居其一，財有化數乘於出入也。財有積數久而有其多者也，財千生千死，皆以其化是故不死于出，亦死于入，不死于旬，亦死于時，不死於時，亦死於歲。彼財之情，常欲去入，出入不相守，莫知其鄉，故曰寶藏與焉。寶者藏以為道者也。故在山藏，山在澤藏，澤遊于人間，隱屏而行，或處篋笥，亦常包封，故財鬼財神見則敗矣。天下可有而不可見者，四兵可有而不可見也。兵見則殘物命，戕生靈，火可有而不可見也。見則燔都邑，焚山林，鬼可有而不可見也。見則禍于家，凶於國，財可有而不可見也。見將去人矣。故天下嘗不可見財之事也。耕而食，織而衣，種樹植竹以為室。

留鬻灌樹以供爨燎什一而稅以養君子金銀財帛安所列
 其位乎財之彰明國之多事也故財見則流財流則貧倚之
 太深而害生焉比於鹽味僅有而已而後謂之利國之富也
 民之治也故生財之數安靜無為居其一故財者藏以為道
 者也過下端官以絕段落之迹隱匿流通常逃於人之所不知死於法之所不稽辟目
 而遁心畏陽而求陰人有二有三財是以遁時有月有歲財
 是以遁其得者其見之者也其不得者其昧之者也其存者
 其識之者也其失者其亡之者也有智愚不為財生而財
 常乘之滅沒人不相知財不相見所以亡也故財者去而有
 其留者也錢幣左輸貨物右返留而有其去者也以為無出
 亦無來者矣彼貨之多亦同於錢唯不得而用之無用即臭

腐有用即神奇故臭腐化為神奇神奇化為臭腐非財有此
 乘人變化矣故日之守時也審時之守化也審化之守物也
 審苟為審者其物皆在故年有草木代有人民增不甚多減
 不其損自古及今矣彼財之存人者守之守之而審其有一
 也故財之可得而覆也其人之可得而覆也其可得而稽也
 其人之可得而稽也其可知其處也其人之可知其處也故
 財無情人為之情無命人為之命故日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人有其吝則財不速走有其司者固常不得而遁也

端官如新法條例三司之類不特不能靜治弊且不可言
 矣故靜治最為喫緊然端官之道亦本之劉晏第五琦等
 非剗說也

賄之三

生財之道取予特居其一或取之而有或予之而亦有或取之而財生或取之而財死或取之而得多或取之而得少所謂取之而有者夫人之取予也所謂予之而亦有者非夫人之取予也是故賦祿雖厚不爲臣下也施金雖多不爲小民也與之而亦得者以與之取之也或取之而財生者上務穀則下務農也上務帛則下務桑也上之所取卽下之所爲益適其力益長其功也或取之而財死者上稅間架則民毀成上稅六畜則民殺生上稅丁口則民棄子上務之下避之不進而減不增而縮也所謂或取之而得多或取之而得少者粟幣數均取粟得多取幣得少也銀錢數均取錢得多取銀

得少也。時賤而取之得多。時貴而取之得少也。時賤而與之得少。時貴而與之得多也。故取與者生財之大端也。使物一重一輕者也。使人一趨一置者也。於所欲重取之趨之而即重矣。於所欲輕與之置之而即輕矣。欲重粟帛則取粟帛。欲重銀錢則取銀錢。今銀重錢輕則亦散銀取錢而已矣。以取而行之。以上取之而通行法錢已具。以取先之法錢未足以散鑄先之不散鑄而言取不先取而言與而能通行錢法者未之常有。

千古錢法莫妙于取錢二字。今只知與錢爲錢法耳。一篇取與到底方結出取錢二字。勢險節奇之文。

財之四

生財之數。建都亦居其一。古之王者中天下而建都。諸侯中一國而建都。蓋中立而四方之輸者均矣。道路均則不受遠涉之苦。歷時均則不受馳延之累。四方皆至則不受偏缺之害。其來而至於我者皆享其平價。得灌輸之多也。其散而與之彼者可各以所乏得。錫予之重也。故秦晉之絨罽爲重。于吳越齊魯之棗栗爲利。于江南海之魚鹽蜃蛤。贍于山鄉山之林木金石。資于澤國不制之則商賈之獨有也。其善用之則天子之同利也。中一國而建都者四境四隣之豐歉可相移而相補也。中天下而建都者則南越北燕西蜀東海可全收而全散也。故天下與一國有不疑之貧富。天子與諸侯有

自然之大小中國與。一有自然之衆寡盛衰故北。西羌亦生自盤古至今而不能多也。中原之地通達之國亦常更喪亂至今而不能少也。故中之傾偏但食之一節而卽可以傾之也。華之吞。但財之一節而卽可以吞之也。故居中而制則臂指以相使。莫有强于此者也。居中而處重藩疊鎮以相衛則莫有固于此者也。居中而聯人各以爲近天子之光則莫有親於此者也。居中而化人盡在于几膝之下則莫有治於此者也。居中而受若据案而食盡得其取用之便莫有富于此者也。由此觀之中之與偏利害相去也懸矣。非一節之說也。嘗攷往古甸南采衛之制措畿內于四方之至中然稽之于時實無其地而在於書徒有其說則知非當時之實

事而特爲意中之事矣。毋乃牽於時勢之未能而力不從心。但以爲理當如此而特著其說與其在於周實東營洛邑以鎬爲輿以洛爲堂于詩有瞻彼洛矣之文取服土中可節物力而受方輸後之子孫不能深維先王之意而卽安於周天下之大而僻處一隅犬戎西入而諸侯東解實失一國而已失天下矣。後之繼此而都者皆以不能與東方相收受而窘而至亡。觀韓滉運至而父子相慶以更生有以知絕輸之爲必弊也。厥後宋都汴梁而得總均輸之利西商中米於邊受錢於京而淮商中鹽於淮入錢于汴得以兩制其便後不能守乃受其困則非建都之失而失在用之無法矣。前人有言唐都關中是有險可據無水可運也。宋都汴梁是有水可運。

無險可憑也。故其後一失之弱，一受其貧，而兩有之者，唯周之初年耳。今亦兩都並建，倚南以富，用北以彊，宜為盡制而于土中之義，則未合也。以所見觀之，徐州倚山，帶河南，引江淮，其中有可漸為豐植，以為聯絡兩京用者乎？以為停止之所，而轉屬於北，目前即可舒漕運之困，而後即可以為無窮之門。國家大計，恐未有踰此者也。事在開郝言，即為迂，今亦不可不存其說。亦如甸男采衛周禮六職，杜佑通典之當有其書耳。

存其說而事勢不能非獨建都一事為然，存之以見讀書者不可不具此等眼孔，不然泥古而不通于今，將有復井田封建肉刑等說矣。

財之五

天地之道歸於生物，聖賢之治歸於生財。故曰：德唯善政，政在養民。故經其衣食，使可禮義；經其禮義，使可戎兵；經其戎兵，使可衣食。帝王之道循環也。故人不生財，惡用聖賢道，不能生財，惡用禮義教；非生財，惡用詩書法；不生財，惡用政治。故日月之照，非費光也；雨露之降，非費滋也；風雨之動，非費業也。故息之為生之也，廢之亦為生之也。取之為有得也，與之亦為有得也。利以為利也，義亦以利也。故我取其陳，食我農人，不為施也。所以取能力阜地產也。財有餘，欲用之禮義，非以為費也。所以使不懈也。什一而取之，非以虧民也。所以使民不得息也。故稅其田畝，則農事昌；稅其布縷，則女工盛。

兵之一

治兵之道土著居其一其可得而生之也故可得而殺之也
其可得而利之也故可得而害之也其可得而安之也故可
得而危之也物常死於所生故古之王者擇地居民與之以
地利而使之叢聚其中衣食器用之資盡取之土之所產而
父子兄弟之所營耕而食蠶而衣獵而供邊實與之興利卽
爲令之除害謀生之事周卽爲除害之慮切鋤耨具而戈矛
亦以之脩室廬輦而甲冑亦以之飭守戰至死而必不可使
之逃斷頭決腹而勢不可北非君驅之父母妻子驅之也非
敵殺之其飽暖安逸殺之也若此者婦人女子可使有丈夫
之槩老父弱子可使懷壯士之心其分田之法入二十畝五

長加五畝、哨長加十畝、隊長倍之、而所屬五人、與百人者、各助以一二日之力、將為之主者、恃賴其下、與恃賴其家人等、一國可以為一家、千萬之眾、可以為一人、孰得而敗之、蓋周之邊防、但城朔方、則今河套之地、水草肥美之處、而周之君臣所咨嗟而圖者、唯土物是愛、所謂函風止農、桑田獵之事、而周頌諸篇、言農事者、居其六七、人知其重農、務富孰知其為重武、為彊之道乎、草木根於土、人則不能然食草木之實、而根托之矣、依地而生、依地而固、驅之去且不去焉、有潰散四方、流劫鄉村者乎、傳曰、藪以利得、民易、日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豈非以土養民、即以民守土之道與、
 農戰亦老生常談、翼以奇理、令人改觀

兵之二

為兵之道、取士建官、居其一天下、唯爵祿之權、可易人之功、業取人之性命、而其道在開塞、故曰利出一孔者、王蓋周之王也、以文而不知其一之于武、所稱文者、以禮儀威儀之繁、重然固曰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陣矣、平時息爭止殺、但如此而足、則固戈楯甲冑之精者也、唯觀其取士之法、然後知其立國之意之所在、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以其智仁聖義中和、敦其孝友睦姻、任恤、為比閭族黨之結、而較之以禮樂射御書數、而所謂射者、又不主皮、而但主中、為多得、恕取廣收、惟恐不盡、若是者、為重文乎、為重武乎、文即為武、其相至也、無道路、而其相化也

無時日。殆武實而文名也。爵祿者人君厲世磨鈍之大權。今一取之。以此得而升之。司馬如是。而謂周之立國。非一之於武者。吾不信也。至於西漢。則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而武帝實以大司馬大將軍執國政。而郡守卽爲郡將。凡以明其意之所存。別之衆才。進其獨能也。而開以爵祿之途。卽決其江河之勢。數十年後。成爲風俗國勢。而不可變。恩足以相死。故其詩曰。修我戈矛。與子同讎。人可將相。故其書曰。入使治之。出使長之。延至春秋戰國之世。有以相攻。卽有以相禦。相持以至數百年。而後盡。而漢亦卒以屈匈奴。今天下文儒極矣。而不反其所爲。所求功實戰鬪之人。所取文墨浮華之士。不明單旨。不昭一意。誰能赴其所期乎。則何不以爵祿之途。

開之也。開之一途。閉之餘途。有所不取。而有所必取。文章之士。姑東之高閣。一求之實用。而先自至下者始。夫天下唯統馭之才難得也。同爲等輩之人。而輕爲之下。豈易得此哉。能足以服之。智足以後之。威足以厲之。恩足以結之。然後能使之俛首相隨。而不敢抗。此在儔伍中。卽其臬也。今責郡縣以練士兵。而不以之取士。弁矣。使人者。使其自爲使人。方急求聚而急得主。我以之求統馭之才。旣因之練士兵。卽因之使能。能服百人。卽堪百夫長矣。能練千人。卽堪千夫長矣。能合萬人。卽堪萬夫長矣。此則使民興賢。使民興能。能使之卽應者也。今之天下。一人爲官。一族爲士。當此之時。而練鄉勇。議保甲。選民。誰爲荷戈者。故士卒合用。卿大夫爲之。長略如周。

時之制度乎其可

周家以武立國意主創見司馬論定亦見古人原無分塗之理漢制王伯雜用可不論矣服百人即長百夫服千人即長千夫亂世因之亦籠致梟雄消糜盜賊之術若在治世安所得千人百人聚之故以之為糜亂之術則可

兵之三

治兵之道分數居其一兵之強以其眾也其難用即以其眾也道在使少而已善少者無眾非少一人之智止以察五人一人之力止以服五人一人之情止以聯五人如是而止則用之為有餘足使五人則盡有五人之力足聯五人則盡有五人之固故五與十者先王之所以分天下而將之所以治兵也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家數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兵數也等而上之五其卒為旅五其旅為師五其師為軍其為萬夫之長治五千長而已其為千夫之長治五百長而已上不隔手而捺下不隔屬而聽用之皆親切而計之皆寡約馬掉其尾而鼂盡舉豈毛舉之哉而地之得

民一里而田五百五十畝除道路園廛家得二十畝可爲二十五家之業其聚不逼窄而至於爭其散不離別而能相至鼓鐸鳩之頃刻而集而平居治民但治其伍有故然後爲百人之萃平居治兵但練其隊有大故然後爲千人萬人之萃故兵者散而練合而用者也不合而用無以爲強不散而練無以爲治夫唯散而練而見之皆少矣合亦止合其長而終無所得多矣而明其旗幟別其首章以中從方色以邊從本將之色明腰牌以紀之嚴賞罰以約之雖百萬之衆皆可別識亂行失伍而卽無所歸矣兵治則衆盡用衆盡用則戰必勝數少則撻者寡撻者寡則衆必治焉有以多自匿用則爲驕兵潰則爲盜賊橫行天下人莫能制者乎故曰治衆如治

寡分數明也

透悉古人什伍之義真註疏文字

兵之四

爲兵之道久任居其一天下之事以有常係無常未有無常
係有常者也自五等之制廢民則未改官已數移比於草木
根幹易而以附枝葉有是理乎唯爲百世之民卽有百世之
心雖奉君長之法亦服祖父之教故驅之去有不去迫之亡
有不亡可使之斷頭陷胸以衛主帥而無所辭無祿而并其
臣僕則以死自斷此則臣之忠有爲而忠婦之烈有爲而烈
死鼓死御皆非以其名也故三代之說常不可稱於後世其
事非也余何以知之以土司知之所守柳州柳中越而居自
此而西而南率多土司其民獠獞十七而土目十二三其爲
土官者不必裔人而國則久矣類自前古而來因之以知上

古之世始立君之事因之以知封建之制之善大抵今之所謂很兵敢死善戰者在土司土日皆其族戚子孫與所擄掠爲奴而長子孫者也其聽於土司久矣其遇之非有恩紀也稍拂其意戮及妻子惟其世主世屬故相守之脫逃竄於外莫爲之容而漢人助爲之東伍而始至死無所之矣以此知三代之世諸子男之國小可具一旅一師大可具一軍皆數十世而不滅有不易滅者也齊楚之大欲併滕薛而遷延數世有不易併者也故唐自安史而後藩鎮之各據者無虞而京師數中宋元易代之時國姓已更而土司未改以此觀之世官流官之得失居可見矣今但倣土司之例沿邊肥美之地但以世職居之自百夫長始受以地二十里以爲之業

合五百戶統以千戶合五千戶統以萬戶而長皆落地爲之爲千戶者自治一百戶之地爲萬戶者自治一千戶之地無虛懸之將無不耕之兵而相與爲水地之比夫不二之主獨屬之民令無二行民無二聽所欲殺則莫有生之者所欲生則莫有殺之者上可以斷殺斷賞下卽自斷生斷死雖令赴水火亦從之矣夫世職盡有事任則無重複之官盡以田養則無空費之祿沿邊盡然而官止以千百戶則世無以相過而互相鈐持而近邊守令亦以久任當之流官權稍輕而地大人衆與天子爲一體卽亦有股指相使之便而清國學之選獨以待世職守令之子孫而稍易其選以爲斟酌任子之用有封建之利而無其害亦制之善者也諸邊且緩言也神

京自控諸 不當急此為之植爪牙乎

即與首篇上著互為表裏欲以五篇合為一篇之勢者

兵情 兼屯田

王弼州有言甚哉周之自弱其民也夫兵未有不戰而自精者也其說歸於召募夫弼州當代所稱大儒而言若此然則兵之情真未易知矣則何不以古之善用兵者深推而究言之也蓋孫子之始見吳王立驗以取用也則謂宮女亦可為兵三令五申誅其寵姬而教遂成穰苴之誅莊賈亦與之同術而尉繚子則以連誅之法行之其道歸于一民之心而比民之力苟為主於一民之心比民之力則以勢用之者為淺而○先○說○理○以情用之者為深以一旦驅之者為淺而以積素用之者為深亦以明矣何也人必相為以生也而後可相為以死天下固情世界也古之人知其然故一以情行之以今考之夏

商而前略而不詳後說事而其可得而詳者莫過於周凡周之為國其名以禮名以義名以文教者細思之舉歸于為兵而人特不之審也其道在於一民則其歸固在於用兵耳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所以憂其散者何為也周禮以九兩繫邦國之民所以多其繫者何為也生而聯者父子兄弟法而聯者夫婦君臣朋友比閭族黨鄉州比之矣而又綱紀之以君為臣綱以父為子綱以夫為妻綱君為臣綱而民在其中民亦臣之數也夫為妻綱而婢妾在其中婢妾亦妻之數也父為子綱而兄弟奴僕亦在其中兄弟奴僕亦子之數也而因使下死上少死長而以忠孝節義之名獎之猶以為未足又為之爵祿以勸其從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

智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名為三物合而言之則一物而已智仁聖義中和者其所以存之為心而見之於事則為孝友睦姻任恤以合其族之道若夫禮樂射御書數則又孝友睦姻任恤所以為用之具也比其情而使之相生即比其情而使之相死以文為名以武為實則歸於為武而已矣足乎未也使民相為死者

志合力之事也而非守土固圉之事也周禮曰藪以利得民夫膏田美地者利之所在民之所戀水地相比於是在矣此則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所以給公卿大夫田祿所以賦彼心知非父母兄弟親戚神是管子四維之不能相依以生也故以為身者為其父母兄弟親戚心知非田宅事產不能為其父母兄

弟妻子也故以為父母兄弟妻子者為其田宅事產心知非耕戰之民莫足以自養也故以自為之心為其士卒心知非主將無以約眾齊民也故以自為之心為其將帥心知非天子之重不能為之覆庇也故以為身家之心為天子從是將親其士矣故其詩曰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從是士親其將矣故其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將與士共以田為命矣故其詩曰曾孫不怒農夫克敏從是知天子四隣之為已庇矣故其詩曰芄芑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召伯勞之事起於法道成為情事起於情道成為勢事起于相生道成為相死此其所以比而能固安而能殺與後世明此意者無過管子作內政而寄軍令盡以為國者為兵兵有積素其孰能勝之天

神是劉向

下之不強武備之殫弛皆起于事不師古事不師古起于論

古之不詳不得所以然之故而效之事如此意不如此事不

成矣蓋自以周為尚文而周公太公之意久已不明于天下

而何言今日哉夫從古帝王之政未有不歸要于為武者也

從古帝王之功未有不歸成於戰勝者也盤古初起亦必如

今之東 北 治生與衛生並管耳而有武與文之別名哉

且天下事亦必甚易為而後可為也事托於人必甚合人情

而後甚易為也宋臣楊萬里有言天下事不可名之以無故

之大名之以至大則視之以甚難而畏懼阻喪而不敢議屯

田之事其實甚小而其名甚大以其執屯田之名也於是盛

到此方出屯田

誇前人而自遜為必不可及若去屯田之名而言其實則有

警而相聚為兵。無食而相聚以耕。有何希奇之有。今兵之失。在。以。無。妻。子。之。人。為。之。耳。將。之。失。在。不。倚。兵。為。命。耳。爵。祿。俸。稍。之。失。在。不。取。諸。所。自。言。而。別。有。與。之。者。耳。守。之。失。在。無。得。於。所。守。耳。將。卒。事。俸。盡。使。之。相。離。而。又。欲。使。之。相。為。將。無。得。于。卒。又。使。之。撫。卒。卒。無。恃。于。將。又。使。之。衛。將。將。與。兵。無。得。于。士。又。使。之。守。士。皆。所。謂。反。也。戰。者。一。人。餉。之。者。又。一。人。食。土。者。一。人。為。之。守。者。又。一。人。此。則。雖。有。責。育。不。能。死。不。知。之。主。雖。有。墨。翟。不。能。愛。夷。貉。之。人。雖。有。於。陵。仲。子。不。能。為。人。所。不。知。之。廉。而。遂。有。名。無。實。矣。固。知。以。相。為。為。道。者。欲。其。不。以。虛。文。從。事。不。可。得。也。使。以。自。為。為。道。者。即。欲。其。虛。文。從。事。亦。不。可。得。也。古。人。有。言。曰。為。公。者。危。為。私。者。安。彼。將。之。剝。屯。者。必。

以為非已之卒而後剝之也。士之怠耕者必以為別可以得食而後怠置也。征解之不前者必以為為人而輸之而後緩之也。其虛增屯稅者必以利不歸已而後虛增之也。事在切而為之。今亦無言三代無言太公管子無言井田亦無言屯田而但曰聚人以守土給田以聚人如唐宋職田之授而俸餉并其中耳。但置將而即名以兵萬眾萬戶千眾千戶數千眾數千戶則將爭於兵矣。與之上以為守即與之以主以為養則兵爭於地矣。使生計盡着於地而別無可以求則守爭於固矣。異時周城朔方則今河套膏腴地也。漢置河西四郡則取可屯也。異時北入寇必調知我善水草之地可放牧若干而後入我兵亦嘗扼之於此夫水草之地必有為五穀。

之地近邊之處處處有之。謂宜擇地設守。取人與土之稱而為之。數并山林川澤。起其所至。其所盡付之。該信將吏。使得自業其兵。營其平野。以為芻粟。營其林木。以為器用。錢穀出入。一聽所為。別無經由。一軍之中。二十而一工。百而一士。百而一商。工作器用。士主醫藥。記算商主轉輸。常以六七而耕。三為遊巡。一為雜行。上之人始則資業之。以數年之餉。餘但假以鼓鑄之權。使以招商治市。兵既自專。財亦自制。官無別從。兵無別調。兵眾官尊。土墾祿厚。豐自有餘。歉自不足。人眾自強。兵寡自弱。而莫之與奪。將人挾自為之心。莫有苟且之意。皆為終身之謀。不為旦夕之計。而有必恃之田祿。則有必死之人心。父母妻子所托。生托死之地。猶將合力併命以守。

之。而憂委置荒蕪乎。宦僕之田產有不治。而一夫數十畝之田。必無不治者。為生計止于其中也。是故朝廟之議。止言守邊之術耳。豈復更有屯田之可議哉。彼言屯田者。皆以另是一事而言之也。

參錯古今經緯理事。雖欲不名之。山書不可得也。

兵餉議

事之難為國之受累唯在兵餉二者相怨無有已時無以處
 兵也必無以處餉也無以處餉也必無以處兵也為兵者一
 人供餉者一人兵不知所衛者何人則怨其後已也農不知
 所餉者何人則怨其病已也兩相負而兩相責此豈可久之
 事哉夫兵農一也而特以差易輕重也農亦習兵兵亦自屯
 特以戰差最苦而輕其屯征有事則以所貯屯糧佐餉而民
 兵助為守此則不均之均也而後久事苦時于附近增差貼
 與夫士工商脫於其外者可用消息衰益耳夫兵不可遠行
 也征徐以魯征邠以韓各自其近地而止漸漸之石歌尸饗
 之怨起而周不能東征矣出必自備行糧行糧必用車以車

爲家而今又皆無之。如之何可遠行也。既使之出疆，義必其相近之地，而需兵之地必皆。賊蹂犁之鄉，沃土盡爲曠壤。而賊飄忽走不逐，飛唯止可屯其田以禦之。過我而入內地，則回截其後，如周城朔方爲扼要之事，而有兵之名不易。農之實適如徙狹鄉就寬鄉者，然而後世以兵兼農，易以農兼兵，難所以然者何也？民不齊也。士農工商貧富之民雜處，而始有詭卸竊轡之人矣。一人倖脫百人效，尤其出而應役者，皆奴隸佃丁耳。故晉有奴婢軍，而我朝有花子兵，其不可使者多也。夫民貧甚則無氣，而無所可爲之人，其心散死而無父母兄弟爲之收錄，則情慘皆不可用者也。荀子曰：用兵之法，在於一民。苟惟一色農民，則家比勢人，比力吾得而一。

大旨只是六民合一

之矣。蓋管子之制國也，四民不使雜處，而越則另編之爲君子三千人，而石勒亦效之，故有以處士也。然後有以處兵也。唯如周之法，別爲比長，閭胥族師入使治之，出使長之，而能見則陟之。已仕者屬於官，而未仕者仍爲民耕，可爲帥先之。髦士而戰爲什伍之長，率乃爲居之有所，而收其用乎農。既皆兵而雖兵爲農，即易爲令矣。彼兵之敢於暴橫者，徒以民可魚肉也。

大旨亦于前篇兵情中撮取耳，而前篇密此篇疎，前篇整齊此篇超忽，正是查梨橘柚各有其美。

漕運之二

今天下事未有急於漕運者。戊寅之後，倉米止二百萬，日食一萬，盡此幾不能守矣。則漕者今日之急務也。而從古帝王無不以貢賦爲命，浮汶浮淮以達帝都，則漕者萬代之經計也。不言糧而言兵，民豈能空腹戰乎？不言糧而言銀錢，民豈能以握于手，藏于懷者飽乎？漕事克舉，則有事可以濟急，而無事可以養安。漕事若失，則雖戰勝攻取，猶無救于危也。懸京邊于衣帶之水，取口實于數千里之外，以一線懸千鈞之勢，也可頃刻亡慮哉。居今而言上古之事，知不切矣。古者輸粟不過四百里，輸米不過五百里。今以郡縣之時，稱封建之制，不亦遠乎道理。隨時而出，今亦有今之聖人，今亦有今之

得計夫事固以試而得以屢試而精也先時祖元故智倚海
爲輸幸一生於萬死之中而爭性命于龍蛇之吻此非元人
其孰能行之不得已而試之于河水陸兼運不避迂回豈其
不勞以爲勞猶勝于死也其後會通河成乃得行舟于旌席
之上而得免於陸輓之勞夫事從相形見也形之以海之危
而安者見形之以陸運之勞而逸者見當其時而但議淺凍
之阻滯過淮之遲速此如已得旌席之安而但擬東趾西趾
耳豈其所憂哉故今所憂於漕者皆國初時以爲甚易爲者
也而河成而轉漕始而民運繼而兌運終而長運蓋三變矣
有變而得有變而失其變而得也在全以軍運爲本事而其
變而失也則在于長運直達終歲無休暇耳然長運之法行

之亦久矣神廟時人猶勸爲之者其所以利之者厚有以大
慰其心也凡江浙湖之米一石而耗七斗一船十二人運米
三百六十石三十石爲一人之任而得耗二十一石猶慮其
沿途糶買之爲弊也而以少半折輕賚慮輕齎便于需索入
手易盡也又爲之三撥而以六兩鞘封至灣爲搬運之費中
間釐纜笠簍鹽菜乾魚藥餌棺木之類常變盡周瑣屑畢具
雖父兄爲子弟謀無以過之又以凡人之情分所應得者不
爲異而分外爲贏令帶貨數十石以自資而官民勢隔小人
之事終不能爲之盡詳而盡詳之中亦卽弊所以起也制軍
者有千百戶指揮把總而監督有院有道有司胥役之人誰
爲佛子水漲船高不盡不止蕉皮笋肉存者幾何而漕卒旣

困勢不得不盜糧盜欠既多勢不得不累運弁軍弁死亡而無以償也勢不得不爲之減除其始也運卒最病其繼也運弁亦病其終也國家大受其病在昔盛時陳陳相因足數年之支今至於春不謀冬甲不支乙無事尚窘有事若何當事者無以爲計則補苴撐支於敝事之中語曰奈民見行如往棄市今運官領運鮮有不破家者旗甲見簽鮮有不盡產者故百計求脫皆人情之所宜然而又以避害就利見繩夫不避害將就害乎不就利將就害乎以爲彼屯此印之不可移以爲彼屯操此運軍之不可混而不知不正其本而齊其末因時爲計則今當事者之爲術固已密矣慮運軍之避苦就逸竄入別差也則有運冊以範之欲逸出其外而不可而均

甲亦索津貼實不用其人也慮運弁之鑽營百端也則有黃選以定之欲推移轉動而不能而黃選所擬固亦有力可陪補之家也以軍有消長船有多少之不相適也則議量丁派船以均之均之是也亦均其苦非均其樂也以水次之有優劣也則爲定撥以限之而又爲活潑以通之限之通之皆是也亦限之以所苦通之以所苦而非與之以樂也慮盜欠之無以償則扣三撥預支之糧以待補而不知因扣得窘欠所以愈多而不勝補也慮運總之爲盜魁而議裁革也然自上至下爲互相嚼之事從何處裁起爲是也有議禁科索者矣科條甚設無非行禁者禁之所出有不爲科索所始者乎以何道而可絕其端也有議欠多則獨坐運弁者矣不知運弁

固有不勝刁甲者明取暗竊之不可方物也。以爲當兼坐旗甲者矣。不知運弁之更以旗甲爲代。一運北行而千家破產。也有議軍民同運者矣。民自管糧軍自管運之不相及。然民與軍無異。其累有甚而無愈也。有議官運者矣。官與弁無異。其累亦有甚而無愈也。總之上下官兵盡相與于迫促之地。如窄袖之衣亦必無運肘之所矣。夫此輩可使之出力而顧可使之出財乎。可使之有利而顧可使之有害乎。蓋主于利者全亡而害殆獨見也。差以終年歲復一歲。又經數千里往而復來。而總由于長運。夫途雖遠以分行之而近也。日雖促以分作之而舒也。任雖重以分荷之而輕也。事雖勞以衆分之而逸也。情雖苦以衆趨之而樂也。處廣遠多大之法善分

而已。國初江西浙江湖廣之運貯淮安倉。蘇松寧池廬安廣德貯徐州倉。應鎮常太淮揚滁和貯臨清倉。令官軍支運。以至地頭。船分兩節。則大小各便。軍自支運。則地廣不噬。夫既過淮有水則行。無水則止。可與水期。相中而無阻。淺阻凍之虞。其利一也。爲路既短。爲力自易。而費自少。軍弁無苦得脫湯火。其利二也。所在有積。遠近相接。左右取之。不憂不繼。其利三也。不聚一所。雖令焚劫。不至於盡。可防不虞。其利四也。分爲兩節。歲可兩運。分爲三節。歲可三運。人行路少。粟行路多。千里之程。縮爲五百一人之勞。分之兩人力有所分。日有所併。迂而得捷。其利五也。而運途既短。造船雇船皆易。爲計其利六也。船戶樂趨。則囤倉對兌無所不可。其利七也。異時

貢船入京待事半年為不虞之防而船多且繼即可相代其利八也蓋一轉運而諸害滅諸利全也但轉運所苦苦于盤量難任虧折若以輕齎少分為之囊袋置之艘上任運不任量而全矣此固祖宗之法也此外更有可言者國家兩京並建而各偏一方其勢遼濶以不相用成相遠有居中者而皆近矣徐州披山帶河俗尚武勇為富強之地于此建衙分閫以縮漕距為大貯積此則晉都可以給燕京而燕京可以用晉都之處也以淮為天下之中以徐為漕河之中以臨德為徐通之中而大小為之儲蓄置則有繼此則萬世之計矣若急行急得法取一切則孰有過于京中者此在永樂常行之循故迹而動可也○長運之弊十有一短運之利八列者指掌何其切實可據如此

漕運之二

國家用人之力當有以就其私而後我得以立其功與之以利而後可以收其利故其事可以經久而不廢不使民有得其間而徒以法驅之也實難古之王者無不用其自為之情其所為禮義之教法制之使皆獨以為助而已民之不能為禮義愚而為法制甘也明矣唯其欲在其中是以樂為不厭今之漕運責之於軍于義誠當然水道數千往返經歲棄其父母妻子而風濤霜凍之中則其情必有所不堪故先朝於兌運之始即給補脚之資已竟於水次收支則又加以過江雇船之值聽其挾帶貨物得邀十一之息所以優之如此其厚者欲其以此須之利易其懷土不安之情使之樂從事而

不知勞也。而所挾貨物亦復得以實京師。夫百物皆足以爲利。豈獨米麥哉。自乙丑以來。因倉無剩儲。幾不可以終歲當事者。以舟運之遲。率由貨多滯重。遂一切禁之。崇禎二年。復禁船不得越淮。卽欲買貨而無由。以此取速。誠速矣。然曷不思之甚也。舟卽速往返。亦止歲輸本年之賦。不可加賦也。曩卽少遲。亦未嘗於本年之賦或缺也。若以懸釜待炊。爭於數月之遲。早則國不足以爲國。而其法又當別論。且古近納稅。遠納米。縱令促急已甚。亦未有濟計日之炊。而求之數千里之外者。獨可於附近之省督促耳。如欲及水盛天燠之時。亦止在明示之。故而嚴催其程。亦不宜盡奪其利。以求疾速也。軍以見害而不見利。其情必變。而其事不可常坐見。漕政之

敗也。目今民船之轉運者。雖受值而不樂。王者每弱繫其舟。或監禁其妻子。而強之行矣。旣以病軍。又以病民。犯兩難以便事。吾未見其可也。

此單爲德待運丁而說。然運丁之橫。尚未說及何耶。

均輸

生民之理唯食與貨穀土十一貨物之土十九常民食一用
二上者食一用千民足于食而富于貨貨各以土斷有餘不
足餘不成用不足爲乏通之使皆得而足矣物而運之者錢
也人而運之者商也財均則富商均者也貨物之利萬于五
穀則商賈之利天下萬於農夫食徒以重相奪耳世歎五穀
重時平卽爭於貨賄貨賄之重居時之常矣故守國但盡地
利而王霸之主必通商惠工古之建國必分以大姓兼以富
商爲鳩民之主詩曰擇有車馬以俱徂向車馬之民則商者
也子產對韓宣子亦云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
次比偶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相

保以至於今由此觀之則恃商為國也儒者之說徒夸設耳
 事固有實古今之事固可知矣經其兵戎使可禮義經其禮
 義使可衣食司馬遷云歸於富厚豈有他哉故能富天下而
 托身其中聖賢之道可以畢矣人不能皆愚以力業自安必
 以智智出或士或商商與士俱起士治養相易商錢貨相權
 通為手足耳目安寧漸久物務於餘商富官榮各以所能爭
 之計承平以來生齒日繁田與人不相覆安樂久而生奢田
 業缺而生營過民於閒而仕者很多始但一家後為一族人
 數也始但一官後為世家士數也故常以其族治進身之業
 然其幸得者千萬而一餘盡為失業之民困窮而無所之游
 館亦○調○笑○自給以富貴之術教人而不給其身常為藝術商賈所訕

笑謂以貧術相授而孔子孟子為窮之祖故多士之家必為

貧家多士之邑必為貧邑多士之郡必為貧郡合之則國之

貧也故士恆于貧商恆於富士害貧已甚得志則如餓虎焉

負勢而巧倚法以削急者棄義而攫意賒者飭義而招分名

利之先後辨得失之大小夫倚勢以求者世之無能人也此

利被害成敗不俱非能交易而退各得所欲也故士而富亦

獨富耳其窮他人受之商賈不然其有餘而制當者乃有仁

義之行擇能於人而為之主因人情制物情而為之政保信

而守不二其言以與所不知之人相期約信立而利隨今日

行而明日獲商為信如是其功也而儒者為信不必效彼商

所托者利也有實與人矣自圭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

謀國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故管子以輕重之術伯齊而
 其先則與鮑叔賈范蠡以計然之策強越而退而息業於陶
 三致千金故商賈之道治國制兵之理也近世如徽之質客
 揚之鹽賈其於治財為習俗得相藉而法立槩如盤古初起
 始立君臣朋友之事而皆以其實所求主計者如王霸之主
 之擇相必能見功立者為之而厚其精擇信僕隸之相鈐相
 制使皆可以效力而皆不可以為弊法既定即競競如臣主
 分事而治各毋敢有所左右毋敢行私財毋敢增損等頭毋
 敢鼠易貨物失誤則償毋敢取庇脫責夫商賈質當之家于
 人非有兄弟手足之義也以信相期期約既定如金如石之
 不可移錢貨為質簿籍為稽歲日為程日終要一日之出入

一月如之一歲如之銀貨相考貨出則銀在銀發則貨在主
 人未相稽也而銀貨則日相稽矣而以一捉百一日盡得如
 日在其中而為之課也夫信之難立以人為信也人為智物
 其誰能信之今途之人而可以與之錢者信在質也途之人
 而可以付之質者信在銀也財可相托者信在法也法可不
 易者信在習俗托於同也錯人于不疑之地錯物于不疑之
 地錯法于不疑之地不疑而信可立矣故能立信於軍者能
 決戰者也能立信於國者能平天下者也而商賈遂能以其
 家富又間有以佐天子之急能使勢家為之用智力之士為
 之使資貴賤貧以其餘衣食細民故商者阜天下之財者也
 故商所在而以其鄰富士所在而以其族貧今加遼餉加地

歛取民日新而尚不至盡商所藏尚多而民所藉於商尚多矣蓋觀貨殖傳而知貨之可爲國也而商之可爲國也故屯以農爲國也均輸以商爲國也錢者均輸之物而商者均輸之人也

此與貨殖傳相表裏亦與平準書相表裏一把筭子不知縱橫讀之汗額矣

道光丙戌三月某日閩記

